

Серия переводов книг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战争和革命时期的俄国粮食市场

Рынок хлебов и е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苏〕尼·德·康德拉季耶夫 / 著

Н.Д. Кондратьев

张广翔 钟建平 / 译

战争和革命时期的俄国粮食市场

Рынок хлебов и е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苏]尼·德·康德拉季耶夫 / 著

Н.Д. Кондратьев

张广翔 钟建平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和革命时期的俄国粮食市场 / (苏)尼·德·康德拉季耶夫著；张广翔，钟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

(俄国史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9969 - 7

I. ①战… II. ①尼… ②张… ③钟… III. ①粮食市场 - 商业史 - 研究 - 俄国 IV. ①F735.124.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2174 号

· 俄国史译丛 ·

战争和革命时期的俄国粮食市场

著 者 / [苏]尼·德·康德拉季耶夫

译 者 / 张广翔 钟建平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高 雁

责任编辑 / 高 雁 黄 利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40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969 - 7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俄国史译丛编委会

主 编 张广翔

副主编 卡尔波夫(С. П. Карпов) 钟建平 许金秋

委 员 杜奇科夫(И. И. Тучков) 鲍罗德金(Л. И. Бородкин)

姚 海 黄立茀 鲍里索夫(Н. С. Борисов) 张盛发

戈里科夫(А. Г. Голиков) 科兹罗娃(Н. В. Козлова)

刘玉宝 戴桂菊

著者简介

尼·德·康德拉季耶夫（Н. Д. Кондратьев）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周期理论创始人，被尊称为“长波理论之父”。191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20～1928年担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所长、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经济与政策管理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等职务。著有《世界农业》、《国际粮食市场与俄国粮食出口前景》和《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世界经济及其行情》等。

译者简介

张广翔 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建平 历史学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资深翻译，硕士生导师。

总序

我们之所以组织翻译这套“俄国史译丛”，一是由于我们长期从事俄国史研究，深感国内俄国史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学界的需要，而且国内学者翻译俄罗斯史学家的相关著述过少，不利于我们了解、吸纳和借鉴俄罗斯学者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选择地翻译数十册俄国史方面的著作，既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俄国史的过程，还是鞭策我们不断进取的过程，培养人才和锻炼队伍的过程，也是为国内俄国史研究添砖加瓦的过程。

二是由于吉林大学俄国史研究团队（以下简称我们团队）与俄罗斯史学家的交往十分密切，团队成员都有赴俄进修或攻读学位的机会，每年都有多人次赴俄参加学术会议，每年请2~3位俄罗斯史学家来校讲学。我们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世界史所、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历史所、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所等单位学术联系频繁，有能力、有机会与俄学者交流译书之事，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俄同行的理解和支持。以前我们翻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的著作时就得到了其真诚帮助，此次又得到了莫大历史系的大力支持，而这是我们顺利无偿取得系列书的外文版权的重要条件。舍此，“俄国史译丛”工作无从谈起。

三是由于我们团队得到了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党委书记杨振斌、学校职能部门和东北亚研究院的鼎力支持和帮助。2015年5月5日李元元校长访问莫大期间，与莫大校长萨多夫尼奇（В. А. Садовничий）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大历史系主任卡尔波夫教授，莫大历史系副主任鲍罗德金教授等就加强两校学术合作与交流达成重要共识，李元元校长明确表示吉林大

学将大力扶植俄国史研究，为我方翻译莫大学者的著作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萨多夫尼奇校长非常欣赏吉林大学的举措，责成莫大历史系全力配合我方的相关工作。吉林大学主管文科科研的副校长吴振武教授，社科处霍志刚处长非常重视我们团队与莫大历史系的合作，2015年尽管经费很紧张，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科研经费。2016年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经费。这一经费支持将持续若干年。

我们团队所在的东北亚研究院建院伊始，就尽一切可能扶持我们团队的发展。现任院长于潇教授上任以来3年时间里，一直关怀、鼓励和帮助我们团队，一直鼓励我们不仅立足国内，而且要不断与俄罗斯同行开展各种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我们团队在国内外的影响。在2015年我们团队与莫大历史系新一轮合作中，于潇院长积极帮助我们协调校内有关职能部门，与我们一起起草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合作方案（2015~2020年），获得了学校的支持。2015年11月16日，于潇院长与来访的莫大历史系主任卡尔波夫院士签署了《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合作方案（2015~2020年）》，两校学术合作与交流进入了新阶段，其中，我们团队拟4年内翻译莫大学者30种左右学术著作的工作正式启动。学校职能部门和东北亚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是我们团队翻译出版“俄国史译丛”的根本保障。于潇院长为我们团队补充人员和提供一定的经费使我们更有信心完成上述任务。

2016年7月5日，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教授率团参加在莫斯科大学举办的中俄大学校长峰会，于潇院长和张广翔等随团参加，会议期间，杨振斌书记与莫大校长萨多夫尼奇院士签署了吉林大学与莫大共建历史学中心的协议。会后莫大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卡尔波夫院士，莫大历史系主任杜奇科夫（И. И. Тучков）教授（2015年11月底任莫大历史系主任），莫大历史系副主任鲍罗德金教授陪同杨振斌书记一行拜访了莫大校长萨多夫尼奇院士，双方围绕共建历史学中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力地助推了我们团队翻译莫大历史系学者学术著作一事。

四是由于我们团队同莫大历史系长期的学术联系。我们团队与莫大历史

系交往渊源很深，李春隆教授、崔志宏副教授于莫大历史系攻读了副博士学位，张广翔教授、雷丽平教授和杨翠红教授在莫大历史系进修，其中张广翔教授三度在该系进修。与该系鲍维金教授、费多罗夫教授、卡尔波夫院士、米洛夫院士、库库什金院士、鲍罗德金教授、谢伦斯卡雅教授、伊兹梅斯杰耶娃教授、戈里科夫教授、科什曼教授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莫大历史系为我们团队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卡尔波夫院士、米洛夫院士、鲍罗德金教授、谢伦斯卡雅教授、伊兹梅斯杰耶娃教授、科什曼教授和戈尔斯科娃副教授前来我校讲授俄国史专题，开拓了我们团队及俄国史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视野。卡尔波夫院士、米洛夫院士和鲍罗德金教授被我校聘为名誉教授，他们经常为我们团队的发展献计献策。莫大历史系的学者还经常向我们馈赠俄国史方面的著作。正是由于双方有这样的合作基础，在选择翻译的书目方面，很容易沟通。尤其是双方商定拟翻译的30种左右的莫大历史系学者著作，需要无偿转让版权，在这方面，莫大历史系从系主任到所涉及的作者，克服一切困难帮助我们解决关键问题。

五是由于我们团队有一支年富力强的队伍，既懂俄语，又有俄国史方面的基础，进取心强，甘于坐冷板凳。学校层面和学院层面一直重视俄国史研究团队的建设，一直注意及时吸纳新生力量，使我们团队人员年龄结构合理，后备有人，有效避免了俄国史研究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问题。我们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颇有心得，严格要求俄国史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以阅读和翻译俄国史专业书籍为必修课，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必须以使用俄文文献为主，研究生从一入学就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效果很好：培养了一批俄语非常好，专业基础扎实，后劲足，崭露头角的好苗子。我们在组织力量翻译米罗诺夫所著的《俄国社会史》《帝俄时代生活史》方面，以及在中文刊物上发表的70多篇俄罗斯学者论文的译文，都为我们承担“俄国史译丛”的翻译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锻炼了队伍。

译者队伍长期共事，彼此熟悉，容易合作，便于商量和沟通。我们深知高质量地翻译这些著作绝非易事，需要认真再认真，反复斟酌，不得有半点的马虎和粗心大意。我们翻译的这些俄国史著作，既有俄国经济史、社会

史、城市史、政治史，还有文化史和史学理论，以专题研究为主，覆盖的问题方方面面，有很多我们不懂的问题，需要潜心翻译。我们的翻译团队将定期碰头，利用群体的智慧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单个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人名、地名、术语统一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译者将分别与相关作者直接联系，经常就各自遇到的问题用电子邮件向作者请教，我们还将根据翻译进度，有计划地邀请部分作者来我校共商译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尽可能地减少遗憾。

我们翻译的“俄国史译丛”能够顺利进行，离不开吉林大学校领导、社科处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东北亚研究院领导的坚定支持和可靠后援；莫大历史系上下共襄此举，化解了很多合作路上的难题，将此举视为我们共同的事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恽薇、高雁等相关人员将此举视为我们共同的任务，尽可能地替我们着想，我们之间的合作将更为愉快、更有成效。我们唯有竭尽全力将“俄国史译丛”视为学术生命，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它、珍惜它，这项工作才有可能做好，才无愧于各方的信任和期待，才能为中国的俄国史研究的进步添砖加瓦。

上述所言与诸位译者共勉。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张广翔

2016年7月22日

代 序

为深入理解本书内容，有必要对尼·德·康德拉季耶夫生平和导致战争与革命时期粮食问题尖锐化的俄国社会经济形势做简要交代。

一 关于尼·德·康德拉季耶夫

康德拉季耶夫一生经历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临时政府活动家—苏维埃学者—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的曲折道路，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①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 1892 年 3 月 4 日出生在科斯特罗马省基涅什马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00 ~ 1903 年在教会学校学习，1905 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6 年考入赫列诺沃师范学校，但康德拉季耶夫未能在这里继续自己的学业。据其密友之一 П. А. 索罗金回忆，1906 年康德拉季耶夫因宣传社会革命党思想被师范学校开除。^② 1907 年，康氏到乌曼中等农业学校求学，1908 ~ 1910 年在圣彼得堡普通教育学校学习，1911 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15 年大学毕业后，经 И. И. 奇斯佳科夫推荐，康德拉季耶夫留校，担任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教研室教师。其时，М. И.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В. В. 斯维亚特洛夫斯基（经济史）、Л. И.

^① 向祖文：《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述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 年第 2 期。

^② Sorokin, A Long Jour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Pitirim A. Sorokin. New Haven, Con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61, 79.

彼得拉日茨基（哲学和法律）和 B. B. 斯捷潘诺夫（统计学）等俄国著名学者云集圣彼得堡大学，令康氏受益匪浅。受导师 M. I. 图甘 - 巴拉诺夫斯基的熏陶，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发展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在 A. C. 拉波 - 丹尼列夫斯基院士的影响下，他开始涉足民族学。^①

康德拉季耶夫与 П. А. 索罗金于 1903 年相识，5 年后，两人在圣彼得堡重逢，并合租住房，一直到 1917 年，交往颇深。他们一起向 M. M. 科瓦列夫斯基院士学习社会学。康德拉季耶夫和索罗金经常共同举办家庭政治晚会，Г. Л. 皮亚特科夫（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和党务工作者）、Л. М. 卡拉汉（20 世纪 20 ~ 30 年代苏联著名外交家）等人是其常客。此外，两人还同 B. M. 别赫捷列夫担任主编的《心理学学报》保持密切合作。

康德拉季耶夫积极参与科学活动。他曾担任 M. M. 科瓦列夫斯基院士的私人秘书，多次参加 Л. И. 彼得拉日茨基、М. И. 图甘 - 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学术小组的活动，是《欧洲通报》《大众生活》等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空前活跃起来，地方自治运动如火如荼。城市联盟和地方自治联盟相继成立，而且这些社会组织迅速从慈善机构发展成可以显著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特殊时期的非常环境唤醒了俄国民众的社会意识。基于拯救国家命运的朴素愿望，康德拉季耶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与当时大名鼎鼎的 A. C. 拉波 - 丹尼列夫斯基、M. A. 季亚科诺夫、И. П. 巴甫洛夫、П. Б. 斯特鲁韦、Е. В. 塔尔列等人一起成为社会学协会成员。^② 这一时期，康德拉季耶夫仍是社会革命党的活跃分子，因此受到秘密监视，1913 年甚至短期被捕入狱。二月革命后，康氏的政治活动更加活跃，与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关系密切，并担任 A. Ф. 克伦斯基的农业秘书。同时，他开始参加农业改革联盟的活动。该联盟吸收了从右翼政党代

①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Взыскиующие града // Из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1912. № 5. С. 205 – 215; Кризис веры // Из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1913. № 3. С. 129 – 134; Разложение устно-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поэз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14. Т. 19. С. 40 – 53.

② ЛО ААН, ф. 113, оп. 2, д. 87, л. 10, 11.

表到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等不同政治信仰的经济学家和土地问题专家。1917年4月，康德拉季耶夫参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筹备工作。^① 7月担任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②，并当选为全国粮食委员会副主席。

在19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③，康德拉季耶夫从理论上对土地社会化问题做出阐述。他认为，克服大资产阶级经济和小农经济局限性的出路在于合作化。他指出，合作社能够而且应当将小农经济和大资产阶级经济经营方式的优势结合到一起，实现国家土地所有制、合作社土地所有制和私人土地所有制的有机融合是制定土地制度的基础。合作社的组建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而且合作社类型的交替必须合乎一定的逻辑：生产型合作社是合作经济最发达的形式，流通型合作社的发展应先于生产型合作社。康德拉季耶夫强调，通过土地社会化和合作化，强化农民经济，消除阶层对立，实现经济商品化，凡此因素应成为城乡互动、扩大劳动力市场、工业品销售和工业原材料市场的基础，从而确立工农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实现平衡。^④ 康德拉季耶夫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担忧。他认为，成功解决粮食问题可能使社会稳定下来，临时政府便可以长期存在，反之则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的垮台。

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拉季耶夫全身心致力于建立国家粮食供应调节制度。他认为，战争时期市场失调，国家垄断粮食的问题应提上议事日程。但康氏强调，国家只有同时垄断农村需求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粮食垄断政策才能取得积极效果，农民才能愿意完成摊派的粮食任务。^⑤ 此外，还需要整顿财政，稳定物价，总而言之，“必须着手全面组织国民经济”。^⑥ 他同时指出，“此类措施必然遭到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高

^① Дело народа. 1917. 18, 25 апреля.

^② Дело народа. 29 июня.

^③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Д.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о земле и земельных порядках*. М., 1917. (Лига аграрных реформ. Серия С. № 4).

^④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Д.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о земле и земельных порядках*. С. 60.

^⑤ Дело народа. 1917. 7 мая.

^⑥ Дело народа. 1 апреля.

政权必须坚决消除这种阶级矛盾”。^①

摊派粮食任务的设想以失败告终。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但征收的粮食仅相当于计划数量的 20% 左右，饥饿依然威胁着人们。无论是在土地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专门的农业改革方案），还是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康德拉季耶夫一直呼吁政府保障农业的正常生产率，坚持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土地社会化思想，并突出强调劳动经济的作用。^② 他在 1917 年中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准确地指出，“所有分歧彻底从纯政治领域转向纯经济领域”。^③ 斗争的焦点在于，哪个政党能够使国家避免经济崩溃并保证将来国民经济的合理运行。

最初，康德拉季耶夫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他甚至反对 1917 年 10 月 20 日召开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因为他看来，“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政策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④ 康氏不认为俄国社会民众工党（布）会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并尝试通过游说临时政府、递交呈文等传统的合法方式为广大农民争取利益^⑤，尽管临时政府未必能够解决国家的农业问题。

1917 年 9 月，康德拉季耶夫参加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民主会议。该会议旨在缓解国家的危机形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工兵代表中占多数。在社会革命党第七次会议上，康德拉季耶夫当选立宪会议代表。同年 10 月 7 日，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军队、城市和企业的粮食供应工作。^⑥

康德拉季耶夫没有马上接受十月革命。1917 年 11 月 8 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法令，成立工农临时政府，以在立宪会议召开

① Дело народа. 1 апреля.

②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Д.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о земле и земельных порядках;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Д., Макаров Н. П. О крупно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хозяйствах (Труды комиссии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емельной реформы. Вып. III).

③ 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 1917. 15 августа.

④ 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 5 октября.

⑤ Дело народа. 1917. 24 августа.

⑥ Вестник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1917. 13 октября.

前管理国家^①，任命 И. А. 特奥多罗维奇为粮食事务人民委员。而此时康德拉季耶夫名义上仍担任粮食部副部长，并以此身份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言^②，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反对关闭计划召开立宪会议的塔夫利达宫。1918年1月6日，俄国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解散，俄国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派别几代人的梦想就此结束。^③ 立宪会议的解散标志着俄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布尔什维克作为实际掌权者登上历史舞台。康氏思想受到极大震动。

1918年，康德拉季耶夫移居莫斯科，担任中部亚麻种植者合作社经济处主任，同时在沙尼尼夫斯基大学任教。^④ 合作社和莫斯科国民银行（1918年春康氏成为该银行经济部职员）的工作再次拉近了康德拉季耶夫与莫斯科主流经济学家的关系，其中 Л. Н. 利托申克、Л. Б. 卡芬豪斯、Н. П. 马卡罗夫和 A. B. 恰亚诺夫等人他在圣彼得堡时就很熟悉。

然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康德拉季耶夫在1918年11月19日给 A. C. 拉波 - 丹尼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莫斯科学者与圣彼得堡学者完全不一样，我更容易理解后者。莫斯科学者过于看重实践，过于从实际思考问题，但他们无疑能够更独立、更好地反映俄国科学的发展水平，而圣彼得堡学者则深受欧洲和德国人的影响。”^⑤ 其间，康德拉季耶夫先后在全俄合作社代表大会委员会合作社研究所、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等单位工作，192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所长。

从临时政府国务活动家到苏维埃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怎样找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成为十月革命后康德拉季耶夫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时，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学术界的立场不明确，社会革命党的态度更加含糊，广大知识分子也评

^①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М., 1917. С. 432.

^② Дело народа. 1917. 12 декабря.

^③ 解国良：《1918年俄国立宪会议解散动机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④ ЛО ААН, ф. 113, оп. 3, д. 194, л. 3.

^⑤ ЛО ААН, ф. 113, оп. 3, д. 194, л. 6.

价不一。^① 战时共产主义和内战丝毫没有缓和俄国民众对社会取向问题的争论。1918年，康德拉季耶夫发表文章《饥荒之路》^②，此后，他正式脱离俄国社会革命党，彻底告别政治，开始专心从事科研活动。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国内政治气氛空前紧张。1920年，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B.M.切尔诺夫迁居国外，另一名领导人С.Л.马斯洛夫则放弃了政治活动。1922年，曾任临时政府粮食部部长的俄国合作社运动知名人士C.H.普罗科波维奇因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被驱逐出境。同年，社会革命党喉舌报《人民的事业》主编之一П.А.索罗金被迫离开圣彼得堡，前往柏林，开始流亡生活。在这种背景下，康德拉季耶夫开始更加深刻地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康德拉季耶夫深受市场经济和市场关系影响。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非常混乱，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高度重视物资分配的组织问题，而且首先涉及实际上与国家财产无关的农业领域。虽然经济政策甚至经济理论的巨变与内战有关，但粮食摊派制、“红色恐怖”、征用粮食、强制农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经济实物化等违背市场规律的措施仍令其感到困惑不解和难以接受。这一时期，康德拉季耶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持不同意见，拒绝接受执政党纪律的约束，常常置身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

第十次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济影响，强调指出，“商品流通程度下降到最低点，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中断，消费者开始寻找生产者，食品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价格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③“当时人们随意虚构数字，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彻底失败了”。^④

① Шульгин В. 1920-г. Л., 1927. С. 17.

② Болшевики у вла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тоги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М., 1918. С. 246 – 261.

③ На новых путях. Итоги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21 – 1922 гг. М., 1923. Вып. 1. Торговля. С. XI.

④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 Э.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 1957. Т. 2. С. 109.

同 1917 年相比，截至 1920 年部分省份的播种面积大幅减少。以单个农户为单位，维捷布斯克省的播种面积减少 55%，下诺夫哥罗德省减少 29%，奥廖尔省减少 33%，图拉省减少 37.5%。^① 作物单产下降。战前非黑土带秋播黑麦单产为 55.8 普特/俄亩，秋播小麦 51.3 普特/俄亩，春播小麦 48.3 普特/俄亩，1920 年则分别为 44.2 普特/俄亩、44.6 普特/俄亩和 32.9 普特/俄亩。黑土带粮食单产降幅更大，战前秋播黑麦单产为 50.5 普特/俄亩，秋播小麦 63.6 普特/俄亩，春播小麦 46.3 普特/俄亩，1920 年则分别为 25 普特/俄亩、20.2 普特/俄亩和 24.6 普特/俄亩。^② 到 1920 年，消费省份的谷物产量相当于战前水平的 95%，而粮食主产区的谷物产量不足战前水平的 40%^③，政府承担起为农民供应种子的责任，但供应计划明显超过实际能力。1919 年，政府提供的春播作物、马铃薯和蔬菜种子数量分别占计划数量的 41.6%、34.6% 和 66.6%，1920 年相应为 76.3%、53.9% 和 88.8%。^④ 国家粮食供应形势十分紧张。

税收大幅提高。按最低水平计算，1920 年农民的税负至少比战前高 2 倍。^⑤ 受战争和国家流通政策的影响，经济开始实物化，结果导致某些地区重新出现对分制或分成制等苛刻的地租形式。^⑥

中农的差别缩小，但中农的经济潜力下降。大型农户和中等农户的数量减少，而小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则由 1917 年的 59.1% 提高到 1920 年的 74%。^⑦

居民摄取的食物热量下降。1913 年俄国中部省份农村一名成年人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为 3760 卡路里，1920 年初这个数字降至 3387 卡路里；1919

^①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1918 – 1920. М., 1921. Вып. 1. С. 348 – 355;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по Союзу ССР, 1918 – 1923. М., 1924. С. 107 – 111.

^②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1918 – 1920. Вып. 1. С. 244, 248, 252.

^③ Бюллетень ЦСУ. 1923. №. 75. С. 35.

^④ Кабанов В. В.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1988. С. 36, 40.

^⑤ Кабанов В. В.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1988. С. 202.

^⑥ Кабанов В. В. Указ соч. С. 142 – 144.

^⑦ Хрящева 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войне и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21. С. 34.

年末一名工人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为 2840 卡路里，1920 年 5 月该数字降至 2786 卡路里。同战前相比，居民的肉类、鱼和油脂消费量减少 70% ~ 80%，马铃薯消费量大幅增加。^① 这些情况表明，俄国民众的营养状况恶化。

摊派制没能为恢复工业生产征收到必要数量的粮食，建立粮食储备的任务流产。同时，实践表明，这一政策致使农民失去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的愿望。以突击方式在最短时间内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尝试失败，因为它严重背离了小农国家的特点，因此，不仅行不通，反而带来严重后果，最终导致了 1921 年初国家政治、经济的总危机。^②

现实要求必须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种必要性。社会各界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反响不一。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认为，向自由贸易过渡将意味着粮食政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③，因为国家将失去实际控制粮食和调节粮食分配的能力。

然而，国内和党内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俄共（布）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夺取政权转为管理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其头等大事。在这种条件下，康德拉季耶夫和大批革命前的经济学家选择了同新政权进行合作。他认为，一个诚实和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在任何制度下都能为国家服务，“1919 年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接受十月革命，因为对现实因素的分析和力量的对比表明，1917 ~ 1918 年我关于十月革命的最初认识是不正确的……我同苏维埃政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④ 从此，康德拉季耶夫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发表大量文章和理论著作，探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

1921 年，康德拉季耶夫担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经济与计划工作管理

^① Состояние питания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1920 – 1924 гг. М., 1928. С. 53, 54, 61 – 65; Состояние питания город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1920 – 1924 гг. М., 1926. С. 14, 37.

^② 何小平：《列宁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探索》，《东欧中亚研究》1992 年第 2 期。

^③ Восьмо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 Стеногр. отчет. М., 1921. С. 146 – 147.

^④ Шкловский Г. Вредительство как метод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М., 1931. С. 89.